

菜园之乐

■陈霞

没想到,京城郊外有这么好的一个农场,没想到我能遇见这么好的一个菜园。机缘成熟,自然而然,我相信冥冥中的那份缘。

夜色下,小米奶奶说朋友在郊区有个菜园子,她要去浇水。我说我一起去。爽快的小米奶奶马上说:那好,我们明天上午去,6点半,好吗?小区南门见!

也许有人会说,你一个山里人还对一个菜园子这么有兴趣,难道没见过菜园子?有点矫情吧!也许有人会感叹:从前的平常,现在的稀罕。人与土地越来越远了。

我理解,付之一笑!

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,来到目的地。路口立一硕大广告牌,上写:紫谷私家小菜园,让您通过田间劳作,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得到休息,让孩子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,为您带来与家人共同分享耕种的亲情与欢乐。

道旁,是一片松林,一地落叶,让人感知秋天况味。当我们走进农场,立即被一片绿色美醉了。一大片绿地被隔成一小块一小块菜园子,都有户主,标着区号数字。

简直是走进一个绿色花园。

阳光下,绿油油、青灿灿的植物们生机勃勃,老朋友一样满面笑容,欢迎我们到来。南瓜藤、番薯藤爬到篱笆墙上,紫色扁豆花一串串美得惊艳,还有地里的一棵棵白菜开如花一样美,那几株辣椒红绿相间,沉甸甸的,分外好看。我被植物们包围,我和它们挤在一起,忍不住拿手机拍照。好像听见它们在跟我打招呼,那么熟

悉的声音,随风而来;那么亲切的问候,让我满心欢喜。

我想起我妈,想起我妈笑嘻嘻地站在菜园子里,手里拿着几棵刚拔起的青菜,去水池里清洗,想着给下班回来的孩子们做一道青蔬美味。突然想起我已好多日子没吃到妈烧的菜了,那一刻,我那么强烈地想妈,想妈妈的味道,想立即飞回到妈身边。我马上去拨妈的电话,说:妈,我想你了,想回来了。电话那头传来妈的声音,中气还是那么足:孩子,想妈就回来吧。告诉妈,想吃什么啊?听见妈的呼唤,我的眼睛就湿润了。

妈家有院子,我爸把院子辟出一小块种菜。每次看见我妈轻轻抚摸蔬菜,就像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,满满的爱和深情。我爸则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妈。有了菜园子,我爸我妈的日常生活乐趣就增加许多。种什么,怎么种,包括长大后怎么制作成一道菜,都有商有量。

我妈大气豪爽,心灵手巧,做什么事都像模像样,我和两个弟媳自愧不如。我妈种出过三十多斤重的冬瓜,实为奇事。一块小小菜园子,在她手里,一年四季,变戏法一样,变出各类植物。她又像一个画师,在上面涂上五颜六色,美成一幅蔬果图,给人“青蔬瓜果滋味长”之感。

有时,我下班回来,推开门,看见小弟弟在挖地,小弟弟在拔草,父母在旁指点,那场景,就一下子融化了我的心,真好!

我不时在微信群晒陈家菜园,惹得微友们直说,菜园子品种真当多。也惹得阿鸿一次次往我家跑,吃饭,聊天,拍照,晒陈家

菜园。其实她是喜欢上我妈家的温暖。她常常羡慕地说:你是最幸福的人,你爸妈真好!

戊戌立夏的一个下雨天,我在院子里听雨,写下诗:

夏雨如烟铺水墨,
陈家小院亦清和。
亭亭芳草开不败,
风过修篁泛绿波。

妈家院子里种有几株金镶玉竹,还有一棵石榴树,一棵枣树,一棵红梅树,颇有野趣。不同时节里,妈会种下南瓜,丝瓜,冬瓜,土豆,卷心菜,四季豆,黄瓜,茄子,辣椒,胡萝卜等。今春,我买了50棵番薯藤,邻居老龚伯原是种菜专业户,他帮着种下去了。我妈知道我五谷不分,知道我本性疏懒,知道我做事马马虎虎,从没有要求我种菜,也不对我抱希望。妈在一些日常事物上的哲学意味,让我深为敬佩,不得不服!

菜园子也成为邻里之间的交流平台。有菜成熟好吃了,妈会先把菜送给左邻右居品尝;邻居们也常常送来各种菜,大家一起分享劳动所得,一起品尝青蔬美味,真正是“远亲不如近邻”之践行者。基因强大,我和我妈一样身体健壮,精力旺盛,对土地也都有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热爱。我发现我还继承了我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乐观主义精神,我们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,以一颗善心去为人处世,还都是急性子人,今天事必得今天完成,决不拖至明天。

那些年当记者,到处跑,每到乡村采访之余,我会去农家菜园看看,看得发呆。我总是羡慕这些生长在泥土里的植物,那么素朴,洁

净,好像与俗世一点不相干。它们坦然面对四季轮回,面对风寒雨霜和酷暑,无畏无惧,迎春来秋去,为人类奉上一道清清爽爽的菜肴。青蔬之味让人唇齿生香,让人心平气和,清心寡欲,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素食者。在这个熙熙攘攘、物欲横流的当下,我们多么需要拥有一颗清静心,照看好自己的灵魂。

京郊农场,也有和我们一样,坐个把小时车来菜园子的人。我看见他们脸上的微笑,看见他们走向菜园的欢欣,看见他们在菜园里不顾日晒,流着汗,快乐地给菜浇水、拔草,我内心涌上感动。劳动者最美,劳动者最快乐!劳动的汗水不仅为身体排毒,也洗去人心里的污秽,劳动于人是精神的洗澡,心灵的净化和升华。

我非常喜欢《小雅·采菽》里“采菽采菽,筐之筥之”诗句,读着读着就好像看见古人采了大豆,用筐用筥盛之的丰收喜悦。一阵秋风吹来,我的眼前,如梦如幻,芹菜,韭菜,大豆……这些从《诗经》里走来的蔬菜,活活泼泼的,那么生动,青翠欲滴,漂亮可人,给我带来生命的欢喜!

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,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……这也许就是我如此喜欢菜园的缘由吧。感谢我们生长的这片土地,感谢万事万物,包括那些让我们心灵受伤的人,没有他们的恶意成全,我们何以成长何以心灵强大!感谢所有遇见!

生命,唯有如树根一样,坚实地与大地联结在一起,才能不忘初心,才能如植物一样生长、开花、结果。人活着,如果能为人世间奉上几许青蔬芬芳,如此,足矣!

“灶火”蝶变

■汪群

己亥之年,我家也使用上了管道天然气。

那天,安装师傅把我们夫妻俩都叫到厨房里:给你们指导一下怎样正确使用管道天然气。

张师傅把操作要领和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,都讲得清清楚楚,我们夫妻俩当然也听得明明白白。这是师傅怕我们年岁增大记性差,所以让我们都在场,今后可以相互提醒,做到正确使用与安全防范。

“啾啾……”,安装师傅轻轻旋转了一下天然气阀,纯正的绿色火焰就跳出来了。妻子有点小兴奋:我这一辈子用了许多种的灶火,想不到还会像大城市一样,用上管道天然气!

灶火,无论过去、现在;无论是城市、还是乡村,从柴、煤、液化气,再到天然气,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都与它形影不离。因而,每个人对“灶火”,都会有切肤感受和不解之缘。

1962年,5岁的我随父母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,从此过上了种种菜,养猪养鸡的田园生活。我们扎根的所在乡村叫“梅园”,两条清澈的溪流穿过整个村庄;隔壁有个村子还叫“万亩”,万亩稻菽随风翻涌如金色波浪。

我们的村是平原地区,不叫“山里头”,俗称“田畈里”。所以,近处没有山,只有向四周的远方眺望。当然,我们这个县还是典型的山区县,如今的植被覆盖率达75%,森林覆盖率也在71%以上。

村、队,虽然没有山,但家家户户的灶台可要天天“生火”啊,习惯的是炊烟袅袅,象征着农家生活的红火火火。

六十年代,家家户户都建有一台用泥砖垒筑的“两眼灶”,即分设两个灶火口。灶面上,置放一大一小两个铁锅,大的可以烧煮量大的食物,小的可以炒菜和煮饭。两个铁锅的中间还配上一个汤罐,汤罐热水可以洗脸、泡脚,利用上有它的合理性。但这样的灶台,不省柴,可以说它是噬柴如“虎咽”。

那时,农家大人天天忙完生产队里的集体活,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去打理自留地上的菜园子。农家小孩放学回家,除了帮助采集猪草,还要帮大人往灶台的火膛里添柴禾。

往灶台的火膛里添些什么柴禾?一年之中还会有变数呢。夏收夏种的“双抢”到了,就会从田头将分配到的麦秸秆、稻禾秆担挑回家,乘烈日下将它们进行及时翻晒。干燥后的麦秸秆,稻禾秆,还有杂草、树叶,也就成了煮饭、炒菜的主要柴禾。

记得很清楚,我上小学时,早晨起来,悄悄地把父母的泡饭或年糕等早餐煮好。在往灶口送柴禾时,不能轻易离开一步,这头将点燃的麦秸秆、稻禾秆往灶火膛里送,那头就要紧紧地把握柴禾跟上,怕熄了灶火会影响烧煮的时间与进度,还担心自己上学会迟到。如果,想炒一个蔬菜什么的,一个人顾不上灶台就顾不上灶火口,常常弄得焦头烂额。有时,母亲说她来炒个青菜,我就可安心地往灶火里源源不断地添上柴禾了。灶火不熄,火候掌控,炒煮出来的菜肴也就地道、美味多了。当然,冬日里帮大人送“灶火”,顺带驱寒取暖也是一件“美事儿”。

农村讲究科学种田。七十年代中期,像稻禾秆什么的还做到了切碎后“返田”,增强和改善土壤地力,这也是回归自然的生态之举。麦秸秆,还是一种优质的造纸原材料,农

民将干燥、洁白的麦秸秆投售给国营大型造纸企业,还会增加集体和农户的经济收入。

稻禾秆还了田,麦秸秆成了造纸原材料,农民的“灶火”用柴,有的地方还悄然向“青山”索取。还没有全面实施“封山育林”的那阵子,有的村民,用木制车或拖拉机,向山区购买、拉回被砍伐下来的杂木柴禾;少数村民,还冒然违规在他乡山上乱砍滥伐。

那个时候,山林放松管理,恣意毁坏,山容山貌处显得光秃秃的。遇到台风、雷雨时节,很多山体还出现了滑坡、泥石流和山洪爆发现象,有的地方还导致了家毁人亡。

七十年代后期,我国将“3月12日”,正式确定为植树节,各地把“封山育林”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,专门成立“护林队”,对成片的山林,还落实了专职山林“看管员”。从那时起,我与村里的青年们一样,不再上山砍伐树木了,还积极参加当地的义务植树。每年的春天,我都会在自家的房屋边种上几棵心爱的树苗。

中国大地涌动“绿色春潮”,山常青、水长流,也就真正保护了我们美好的家园。

“绿化祖国”。山上的树木禁伐了,我们村子里家家户户的“灶火”,在一段时期内还用上了煤球、煤饼,这样也可明显减少山林的破坏,森林和植被得到了有效的保护。

当然,村民们还是做到了“废物利用”,诸如农作物的黄豆秆、玉米秆、棉花秆,以及房前屋后树上、竹子的枝桠,也被视为“宝贝”,满足“灶火”的需求。即使这样,还是常常遇到“青黄不接”。可是,村民们不再为“灶火”问题向绿水青山“要粮”。

改革开放,春意盎然。居家的“灶火”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,我们乡村与城里一样,家家户户先后用上了煤气、石化气。家里的“土灶”,一下子变成了漂漂亮亮的“煤气灶”。

如今,乡下人也使用上了天然气这种优质的“灶火”,一条条管道接进了寻常百姓家。这种“灶火”,更加高效、洁净,是绿色能源,实现了家庭生活现代化,村民们说,现在哪有城乡差别啊。

我们夫妻俩每当看到碧绿的“灶火”时,仿佛也看到了家乡连绵起伏、清波荡漾的“大竹海”。

色彩奏鸣曲



■酱香老范

“赤橙黄绿青蓝紫,谁持彩练当空舞”,可谓一首天地间的色彩奏鸣曲。世界之奇妙,色彩构其要。大自然的色彩,有着无数种可能。人类社会也是色彩缤纷。从霞光云彩到鲜花草木,从各色服装到红绿灯,从美术、摄影到食物、器皿,“三原色”的不同混合,染就世界大千色彩。

闻一多有《色彩》一诗:“生命是张没价值的白纸,自从绿给了我发展,红给了我情热,黄教

我以忠义,蓝教我以高洁,粉红赐我以希望,灰白赠我以悲哀;再完成这帧彩图,黑还要加我以死。从此以后,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,因为我爱他的色彩。”在诗人眼里,不同的色彩有不同的人生含义。木心有一首诗《色论》,揭橥各种颜色中的隐秘内涵。“古铜色是思想家/淡咖啡,平常心/米黄最良善,驯顺”“黑是攻击性的/在绝望中求生”“灰色是旁观色/灰色在偷看别的颜色”。文人对色彩多有奇思妙想,而在绘画中,色彩举足轻重。画家的色盲,就如同音乐家的听觉障碍。

俄罗斯美术理论家瓦西里·康定斯基,借用视觉和听觉之间的“通感”,由色彩联想到音色。他说“色彩是琴键,眼睛是锤子,而心灵则是钢琴的琴弦”。在其“色论”中,红色象征炽热的、活泼的,转化为“声音”是强劲而有力的喇叭声。“绿色就像是一头非常健康的牛

躺着一动不动,咀嚼食物,用平静的眼睛观察世界”,好比平稳拉长的小提琴中音。蓝色是深沉、内敛、平和的,“暗示着悲伤,它不是尘世的颜色,而应属于天堂”,对应的是长笛、大提琴或风琴。而画坛巨匠列宾认为“色彩即思想”。

色彩在物理属性上是光的折射,乃科学研究的对象。色彩与光涉及物理学,色彩调配涉及化学,色彩感知涉及心理学。“四色猜想”是近代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。

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有经典电影三部曲——《三色》,分别为《蓝》《白》《红》,这是法国国旗从左到右的三种颜色。三部电影讲述的故事,基于这三色所代表的政治理念:自由、平等和博爱。

“食色”相关。烹调讲究“色香味”,“色”放在第一位。俗话说:“一白遮百丑。”李渔在《闲情偶记》中断言:“妇人本质,唯白最难。”然白有各种各样的“白法”。如那种死鱼肚白就实在令人不敢恭维。而东洋艺妓全然以粉为之的白,俨然僵尸白。另外,人种首先以肤色区分,肤色问题事关民族、宗教、政治和文化等。虽是“皮相”,然兹事体大。

鲁迅不仅爱好美术,且于此道颇有心得,并能运用到文学写作中。张竹在《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绘画色彩》中说他:“不但有自己的独特的色调,同时又是道地的民族气派,比若干中国的洋画家们欧化色彩的绘画,更富于东方色彩……这一面由于鲁迅先生与人民大众生活气息相通;另一方面,对于民族美术遗产,有极其高明的鉴赏能力,并批判的接受。”如在《在酒楼上》的一段描写:“倒塌的亭子边,还有一棵山茶树,从暗绿的密叶间,显出几十朵红花来,赫赫的在雪中,明得如火,愤怒而且傲慢……”读来像是欣赏一幅古拙苍劲的国画。萧红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,讲大先生曾指导她穿衣服如何搭配颜色。

前苏联作家左琴科有作品集《一本浅蓝色的书》,他在“前言”中说:“这种色调象征着希望,自古以来就意味着谦逊、年轻和一切美好的品格。”浅蓝色意味着小清新。而酱香老范的酱色,有点浊。

金秋时节,树色斑斓。“不要人夸颜色好,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这世上虽充满大好色彩,然如今少数人心,好像越来越难辨黑白。

广告

传爱心 献真情 安吉农商银行举办“慈善一日捐”活动

为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,切实履行扶贫济困的慈善宗旨,近日,安吉农商银行组织开展了“慈善一日捐”活动,总行领导、机关部室干部员工、支行负责人参加活动。

活动现场,该行领导班子率先垂范、带头捐款,全行党员、干部员工积极响应,持续推进活动开展,把爱心的雪球越滚越大。本次活动中共计捐款10万余元,所有善款统一捐赠给了安吉慈善总会,用于救灾、济困、助学、助医、助老、助孤、扶残、公益事业等多个领域,切实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。

一直以来,安吉农商银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,连续多年组织爱心捐款、义务献血、爱心帮扶等活动,近年来筹得的爱心捐款已达百万余元,在慈善事业的发展道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,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。

文/邱梦宇

